

# 如何以「公主爱上了那个清冷至极的太傅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公主爱上了那个清冷至极的太傅。

阴姁听到有人这么传的时候，气得扔了手中的杯盏，恶狠狠地道：「查！谣传者，灭三族。」

齐越批文的手一顿，看了一眼阴姁，「殿下莫要杀伐太重。」

阴姁勾人的眸子掠到他身上，「太傅不是该开心才是？您不是最恶本宫与你之间牵扯颇深吗？」

齐越皱了皱眉头，不再理她，拦住那要退不退的侍卫，命他不必再管。

侍卫左右为难，看了一眼阴姁，只见她阴恻恻地笑了一声，躺了回去，就晓得公主殿下收回成命了，颇感庆幸地退了出去。

阴姁憋了一肚子火，就在那阴阳怪气，好好的一个艳煞众生的美人，可惜长了张嘴，「太傅好本事呀，本宫的命令说拦就拦。」

齐越放下手中朱笔，「殿下实在闲得很，就来批折子。」

阴姁脸色一白，不太友好地看了他一眼，背过身子去。

【已完结，糖中玻璃渣~】

01.

先帝驾崩，帝后哀痛，随之而去。可惜阴氏子嗣单薄，只有阴虞、阴姁二人，阴虞还是个奶娃娃，于是整个晋国就落在了阴姁一人身上。

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家，能如何？

太傅齐越，本就担有监国之责，是以分走了阴姁的压力。

按道理来说，阴姁应该依赖眷恋这位丰神俊朗、清冷孤高的太傅大人，毕竟少年得志，手段了得，又一片忠心。

但阴姁是出了名的性子差，这齐越监国辅政，长住宫中，极爱管她。

少年家叛逆，谁高兴被一个比自己小上两三岁的人管着，是以阴姁单方面看齐越极为不顺眼。

要说齐越，清冷得跟个玉似的，好像下一刻就该羽化登仙，根本毫无情绪，并不在意公主殿下的针对。

只偶尔在她过分时，皱皱眉，悄无声息地收拾烂摊子。

02.

阴姁虽然总爱刺齐越，却与齐越妹妹齐楠关系极好。

齐楠办了个百花宴，京中世家公子小姐几乎都去了，阴姁自然给了面子。

刚坐上马车出宫，偏偏这齐越也上了她的马车，还坐在她对面。

阴姁黑着脸，抱着胸，「太傅大人作甚？」

齐越没着急搭理她，先低声叫人驾车出宫，才放下帘子，也没看她，有些漫不经心，「正好同殿下一道回去，好些日子没见楠楠了。」

阴姁极为看不惯齐越这副万事不过眼的姿态，忍不住抬起腿要踢他，想赶他下去，却被齐越一把抓住脚踝，那小巧的绣鞋就这么掉落。因是夏天，阴姁贪凉，念着脚藏在裙中，也未曾穿罗袜。

此刻这莹白纤细的小脚，就这么暴露在齐越眼前，齐越眸色深了深，声音也有些哑，「殿下礼节都学到狗肚子里了？」

阴姁本是有些羞恼，被他这么一骂，就爱赌气，借着 he 扣住她脚踝的力道，将腿伸到前去，一截修长的小腿也露在外头，她顺势用脚丫点了点齐越的胸膛，娇娇地笑道：「依本宫看，是太傅大人的礼节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才是，这般轻薄本宫，不会是什么非分之想吧？」

齐越耳尖通红，烫手似的放开她，「穿起来。」

他没曾反驳，不过阴姁没了禁锢，忙着穿鞋，倒未曾在意。

到了齐府，已经来了不少人。见了阴姁和齐越，纷纷见礼，阴姁不在意地抬抬手，就见齐楠一把扑过来，「姁姁，好想你。」

阴姁很满意在她和齐越一起出现的时候，齐楠对她家亲哥视而不见的行为，摸了摸她的头，「这不是来看你了？想我便直接入宫就是。」

齐楠搂着她的腰进去，齐越被二人丢在后面，没什么表情，也看不出这位太傅大人在想些什么。

阴姁摸着齐楠的小手同她说小话，「你好端端的办什么百花宴，这么大阵仗？」

谁晓得平平无奇的一句话，竟叫齐楠小脸通红，显出几分可爱，「我，我，我其实是想见一个人。」

哦？阴姁虽然不懂什么情情爱爱，可是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看齐楠这小女儿家样子，就晓得她有心上人了。一时间分外新奇，「谁呀？今天是要同人家互诉衷肠不成？」

齐楠点了点头，「是宁国公世子，傅之明。」

阴姁心里觉得好笑，又有些不爽，她家宝贝，被猪拱了。

不过傅之明她倒是略有耳闻，似乎还不错。

这百花宴，阴姁坐在上头，齐楠就在她身侧，眼睛却丢在了傅之明身上。

阴姁不太开心地抿了一口酒。

众人散在园子里，齐楠自然是偷偷去找傅之明，阴姁不放心地跟在后头，好巧不巧就撞见了齐越。

她一把拉过这人，带他一起躲在树后，低声凶他，「躲着！别坏本宫和楠楠的好事儿。」

齐越低头看了一眼二人相牵的手，又抬眼看了看不远处自家的便宜妹妹，没有说话，就陪着阴姁躲在这儿。

阴姁什么也听不见，却还是心里紧张，忍不住和齐越议论，「你说楠楠会得手吗？」

齐越看了她一眼，勾了勾唇，「会。」

阴姁下意识地问了句「你怎么知道」，却又想着她家楠楠哪儿哪儿都好，得手是应该的。

齐越看着阴姁生动的表情，那唇角未曾落下。

为什么会成功？自然是傅之明早就蓄意勾引，等着他家便宜妹妹上钩呢。

果不其然，阴姁就见傅之明牵着小脸通红、一脸娇羞雀跃的齐楠离开了。

二人都没发现他和齐越这俩那么大个人。

阴姁看着齐楠的背影，心里又忍不住酸了，自己家宝贝，被人偷了，阴阳怪气地开口，「本宫瞧着这傅之明也不如何，等来日楠楠腻了，本宫赏她一仗美人。」

齐越身子一僵，偏头看她，脸色也不大好，「殿下摆正思想才是，他们二人是两情相悦。」

阴姁一副好奇不已的乖宝宝模样，抬头看他，「两情相悦有什么吗？」

齐越难得见阴姁如此，眯着眼睛，轻轻蛊惑她，「两情相悦自然是无可替代。」

阴姁踢了踢地面，她就喜欢无可替代的独一份的东西，「是吗？那本宫也去寻寻。」

说罢就转身欲入园子深处，看看那些世家公子哪个合适。

齐越忍着冒上心头的怒火和嫉妒，温着脸色拉住她，轻声哄骗，「殿下何故舍近求远？」

阴姁闻言漂亮的眸子瞪得大了大，「你？本宫有病？寻个人日日夜夜管着本宫？」

齐越轻轻呼了一口气，压下万千情绪，「两情相悦，臣自然是事事都依殿下。」

阴姒笑了起来，是真的开心，又真的艳丽到晃人眼睛，「你说真的？」

「自然。」齐越袖中的手紧了紧。

阴姒一把拉过他的手牵着，「行啊，本宫答应了，叫声姐姐听！」阴姒眉眼弯弯，颇带挑衅地看着齐越。

齐越有些怔愣，耳尖微红，声音颇哑，「姐姐。」

阴姒听得心里一麻，真撩人啊，还这么乖，「走了，出去。」说着就拉着齐越朝外走。

齐越看着阴姒仍然弯弯的眉眼，那嘴角就未曾落下。

可惜他以为自己骗到了小白兔，其实是惹回了艳狐狸。

往后日日，气甚怒甚妒甚，皆他一人。

唉。

03.

众人见阴姒牵着齐越走出来，这二人皆是面带笑意，不由心下惊异，原来这些日子，京里的谣言不是谣言啊。

阴姒本是牵着齐越还十分得意，却见不远处傅之明微微低着头和她的楠楠说话，心里终归是不太痛快，松开齐越，沉声唤了齐楠，「楠楠，过来。」

齐楠听见她喊，丢下傅之明就小跑来，阴姒看着傅之明掩在阴影里不太好的脸色，和他对视了一瞬，看清这人满目不爽，冷哼一声，好大的胆子，还敢跟本宫摆脸子。

不过齐楠已经乖乖地投进了阴姒怀中，阴姒摸着她的头发，「养不熟的小东西，有了那小子，就把我忘了？还说想我，满嘴谎话。」

齐楠蹭着她的手撒娇，「你们不一样嘛，我怎么可能把姒姒忘了。」

阴姒见她撒娇，心里就软，冷哼一声，也不计较，就这么把玩着齐楠的小手。

齐越立在后头看着他的便宜妹妹，有些想笑，脸色跟傅之明一般无二的差。

阴姒被齐越拉着上了马车，就被这人搂入怀中。她扶着他的肩爬起来，单腿跪在他腿上，睨着眼睛看他，「太傅好大的胆子！」

齐越扣住她的腰肢将人带近些，「殿下不是要同臣两情相悦？」

阴姒抬了抬眼皮子，想起齐楠那副样子，不由软下性子，环住齐越的脖颈，靠近他，「怎么做？」

齐越的声已经哑得变了味，「臣教殿下。」



还不待阴姒反应过来，这人扣住她腰肢的手就微微使力，将她拉近，覆上薄唇。阴姒惊疑万分，还不待她推，齐越就撬开她微张的牙关去一探芳泽。

这番交缠，阴姒得了趣味，媚眼如丝，靠在齐越怀中，抬头笑看他，「真不错。」说完又啄了啄齐越尖削的下巴，惹他一阵低低的笑。

阴姒看在眼里，突然懂了什么叫「美人如玉」。

阴姒看着一直在批奏折的齐越，赤着小脚在他面前晃，看这人还是没反应，便不大舒坦地抽了他手中的朱笔，「为什么不看本宫？」

齐越笑着拿回朱笔，「殿下不是想出宫去玩？」说着又低下头。

阴姒被他随意一堵就说不出话来，算了，反正也是为她忙活。

不晓得等了多久，阴姒昏昏欲睡之际，齐越合上奏折，走到她面前，蹲下身子握住她的小脚，为她穿鞋。

阴姒被惊扰，嘟囔着烦他，「现在才晓得心疼本宫。」

齐越帮她穿好鞋一把将人拉起来，扶着她的腰，「殿里铺了绒毯，总归冻不着，又是夏季，殿下喜欢就好。」

阴姒扶着他笑，「还真是两情相悦便事事依着本宫，本宫喜欢。」

齐越凌厉的喉结动了动，面上不显，没曾搭话，牵着这小人儿就出去了。

04.

阴姒同齐越出宫，乘的是他的马车，她也算是知道什么叫掷果盈车。

车帘子明明放着，那些橘子、葡萄、荔枝、红莓不断地被丢进来，而齐越微微抬手为阴姒挡着些，生怕佳人被误伤，以至于阴姒能一直看到外头的景象。

满街少女都朝着齐越的马车顿足，或嗔或笑，轻薄的丝帕掩面而眉目生情，各个直勾勾地朝马车里张望着，却在看见了阴姒之后，脸色悄然变白，更有甚者无声地流泪。

阴姒瞟了一眼外头的女郎，矜骄地抬起玉似的下巴，捡着被人扔进来的橘子就剥了起来，「还真受欢迎呢，白白便宜了本宫。」这阴姒素爱阴阳怪气，很衬她的姓氏。

齐越将水果都捡起来放在桌上，声音很轻，像是随意问问，「殿下吃醋了？」

阴姒凤眉一挑，放下橘子，支着下巴看他，「什么叫吃醋了？」

齐越瞟了她一眼，拿过车里备好的葡萄帮她剥，又塞进她嘴里，「不开心。」

齐越这解释过于苍白了，阴姒点点头，「那是自然，你是本宫的，旁人觊觎，本宫自然不开心。碰你的，本宫就剁了她的

手；看你的，本宫就挖了她的眼睛，好不好？」说话歹毒，却笑意盈盈。

谁晓得齐越却是轻笑一声，遮住这人晶亮的眼睛，低低说了声「好」。

他带阴姒游湖泛舟，吃茶听曲。

阴姒还是很好奇，什么叫醋了。

几颗金豆子赏给那说书的，说书的便给阴姒娓娓道来，比齐越会说多了。

阴姒越听眼睛越亮，好像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。

齐越轻轻剥弄着瓜子，眼神淡淡地往她身上飘。

次日早朝，齐越就晓得这人昨日缘何笑成那番艳态了。

阴姒撩开帘子看着刚刚回京述职的权家小将军权空。这玉面小郎君在边塞待久了，虽是一身白玉皮子，却平添了两分坚毅。

眼睛是权家祖传的狭长且上挑，看着就招人。

「权小将军真是少年将才呀，还如斯貌美，不知可有婚配？」  
阴姒问得很正经，神色也很正经，只是那眸子和权空是如出一辙的招人，直勾勾地看着他时，写满了挑逗。

旁人不敢直视公主娇颜，但在场总归有两人敢，一位权空，一位自然是咱们的太傅大人。

权空也不是个安分的，勾着唇笑，「不曾。」

阴姁轻轻拍了拍手，「本宫过些日子，定为小将军寻个好亲事，想着犒劳小将军。」

这边回了御书房，阴姁就踢了鞋子转身看着身后有些冷的齐越，笑眯眯地问：「太傅大人可是醋了？」

齐越压下心里腾起的火和一丝丝说不出的妒，总归不想叫这人如意，一派清冷，「怎么会？殿下快些批折子吧。」

阴姁的脸色黑了黑，不情不愿地坐过去，扔了一本又一本给他，自己也在那懒洋洋地画着，看起来像个猫，还是爪子很锋利的那种。

齐越凝了她一眼。

没教好呢。

慢慢教。

05.

这日齐越回去祭祖，阴姁只得一个人批折子，越画越烦，看到有折子弹劾权空目中无人，嗤笑一声，随意翻过去，谁知道雪花般的折子都在弹劾他。

刚回京就这么能惹事？唔，不错。

「把权空宣进宫来。」阴姁敲了敲桌面吩咐着。

阴姁看着站在面前的权空，一身玄衣，却不显得沉稳，完全压不住他这一身浪荡子的风流。

抬手指了指一摞高的奏折，眯着眼睛看着他，「本宫寻思着，权小将军是刚入京，不晓得本宫是什么脾性。」

权空笑着看她，「愿闻其详。」

阴姁不大开心地将一本奏折狠狠砸在他身上，「给本宫找麻烦的人，本宫也不喜欢他好过！」

权空低头随意瞥了眼奏折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阴姁罚不了他，可那一摞子奏折又的确让她闹心，「臣知错。」

阴姁看着这人厚脸皮的模样就觉得闹心，总算有人比齐越那厮还让他烦躁了，「日后再有这么多折子弹劾你，就别怪本宫请你去天牢小住几日了，滚！」

权空眼睛亮了亮，笑得像只狐狸，「殿下若是怕臣惹事，不如留臣在宫中，臣还能烦着谁呢？」

阴姁抬了抬眼皮子，「你是除了太傅以外第一个敢在本宫面前提要求的。」还不待权空自谦，阴姁就有些狠戾地继续说着，「想留在宫中？呵，你看看下次，本宫怎么让你留在宫中。」

说着就抬手让人请他下去，但是权空倒是自觉，自个走了。

阴姁还是火大，忍不住推开那一摞子奏折，走到一旁榻中小憩。

迷迷糊糊醒来，就看见齐越正弯腰捡奏折，嘟囔着怪他，「你怎么才回来，本宫今日都气死了。」

齐越身子一顿，虽然阴姁脾气差，人又毒，看着总在生气，但实则是个心思比较深的人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她直说自己生气，「怎么了？」齐越轻轻地问，有些安抚的意思。

阴姁起身，赤着脚走到齐越面前，指着那些他捡起放在桌上的奏折，「这些，全在弹劾权空，还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！那些人烦，权空更烦！我把他喊进宫，要敲打敲打他，他还给我嬉皮笑脸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讨厌的人！」

连自称都没用。

神态间全是小女儿家的怒意，好看，生动。

齐越袖中的手紧了紧，眼皮子垂了一些下来，遮住眸子里的深色和掩饰不住的嫉妒，轻轻道：「是吗？」

阴姁看他一副平静淡然的样子，凤眉倒竖，「你这是什么态度，你怎么也这样？」

也？

呵。

齐越理了理情绪，半笑着安抚，「既然敲打过了，再有下次，关押几天就是。」

阴姁看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句，「自然，权空还想着被本宫领进宫呢。再有下次，本宫用栓狗的链子将他扣在后殿，狗怎么过，他就怎么过，看他还想不想！」

齐越听了喉间一涩，入宫？后殿？脸色全冷了下去，没再搭理阴姁，坐在那处批她未批完的奏折。

阴姁原还想同他说小话，见这人帮她处理政务，便就不太开心地又躺了回去。

一室寂静，只余奏折翻动的声音。

06.

但权空若是知道收敛，他就不叫权空了。

阴姁起身百无聊赖地抽了几本奏折看，也算是自己贴心，要给齐越分担点压力，谁晓得，她与那厮怎么就这么有缘呢。

阴姁一把将奏折扔在地上，摔得又狠又凶，「来人呐，传本宫懿旨，压权空入天牢，首日不赐水，次日不赐食，末日不赐痰盂！」

齐越从阴姁扔了折子就抬头看她，面色并不太好看，但听她这般惩处，却忍不住微微勾唇，放下朱笔，拉过美人玉手，「殿下莫气了，往后臣帮殿下处理烦心事便好。」

阴姁顺了顺气，低头看他温润和煦脸，心情好了些，脸色也是缓了过来，「还是太傅大人貌美贤良，甚讨本宫欢心。」

齐越听了轻轻一笑，像个挠人的钩子，「那殿下可有什么赏赐？」

阴姁一听忍不住挑眉，有些想骂他得寸进尺，却莫名地看着他美玉似的面庞忍不住问了句，「太傅想要什么赏赐？」

齐越轻轻扣住阴姁的腰肢，将人往怀中一带，说了句「臣自己来取」，就轻轻吻住阴姁，温柔舔舐。

放开微红着脸的阴姁，勾了勾美人的青丝，哑着声问她，「殿下不是说要权小将军扣到后殿？」

阴姁目光立刻变得阴狠了些许，「烦人的玩意儿，他也配？」

这话确实惹得齐越一阵轻笑，似极为愉悦。

阴姁看着面前的美人，染着丹蔻的手指就这么抚上面前美人凌厉的喉结，娇着声哄他，「叫声姐姐好不好。」

齐越被她摸了喉结，漆黑的眸子中染上了欲火，伸手钳制住阴姁，哑着声哄她，「姐姐。」

阴姁听得耳根发麻，又想要摸那漂亮勾人的喉结，齐越一把把人按住，「姐姐再摸摸试试？」

阴姁抬眸撞进那一汪深潭中，虽不明白他怎么了，却由于本能晓得软化，「不摸就不摸，小气鬼。」说着微微垂下眸子，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



齐越见了身前美色，认命似的闭上眼睛，声音欲地滴出水，「姐姐开心就好。」

得寸进尺是阴姁。

欲望难捱是齐越。

却说这权空到底配不配呢？终归还是叫他得了机会。

这人也是个人物，其实阴姁惩处的法子不疼，却毒，平常来说极为下人面子，可权空到底在军中待过，也只不过住得不舒坦了些罢了。

这日还是漂漂亮亮、风流倜傥地来宫中参加簪花宴。

权空再怎么混不吝，今日簪花宴送他簪花的官家小姐也比比皆是，毕竟，那一汪笑意盈盈的多情眸子，谁能拒绝呢？

阴姁很是无聊地倚在玄贺楼上看着，偏头给阴虞喂了一口牛乳，又将染了丹蔻的玉手在栏杆上轻轻地敲。

齐越也在下头，一身白衣，面目冷峻，小姐们只敢悄悄地看，却不敢上前去。

阴姁笑着摘下一旁的花就要给他掷过去，却偏偏电光火石之间，有大胆的东西伸手推她，阴姁一个不查就往下掉，齐越再怎么跑，也快不过一身本领的权空小将军。将军将佳人搂入怀中，楼上贼子还不死心，扑杀而来，没得办法，权空只能以背作挡，这一来一回，大内侍卫已赶到，贼人见行刺不成，立刻服毒。

阴姒白着脸被权空放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道谢，面前的人就倒了下去。

「来人，宣太医！」阴姒下意识接住权空。

「别死，本宫重重有赏赐。」阴姒看着面前惨无人色的权空，心里有些酸，忍不住道。

权空笑了起来，薄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，却可以看得出是句「求娶殿下」。

这一番簪花宴被毁，权空被人抬入殿内，各位公子小姐站在原地瑟瑟发抖，阴姒看着面前脸色极差、唇色极白的齐越，「还请太傅大人帮忙查清楚，顺道安排好各位公子小姐，本宫进殿看看权空。」说罢就轻提裙摆离去。

齐越一人留在原地，哑着声吩咐着。

阴姒被推下时，他害怕至极；被救时，他庆幸万分。可如今的一切，却又叫他不开心，叫他嫉妒。

重重有赏？

权家是差金银珠宝，还是权势兵马？什么都不差，就差一个金枝玉叶。

齐越光是想想，胸腔里那颗心脏就好像被碾过似的，又疼又瘪，空荡荡的还漏风。他从来不知嫉恨他人是什么滋味，却因着阴姒把嫉妒尝到发腻。

求娶殿下？

凭什么？

他也配？

他齐越辛辛苦苦娇养长大的宝贝，连碰都舍不得碰一下，权空拿命就能娶？他怎么不去死呢。

齐越的脸上第一次爬满怨毒，周遭的公子小姐都看得白了脸色，在他的吩咐下匆匆离去，心里怕得狠。

齐越动了一万次趁此让权空死掉的念头，又在铜镜中看着自己这副模样狠狠发笑，通红的眼眸渗出晶莹，哪有半分清冷矜贵的模样。

给殿下下一个机会吧。看看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醒过来，殿下是怎么回的。

07.

阴姁守在权空养伤的屋子里歇着，一手支着脑袋看话本子，一手拿着洗好的葡萄往嘴里送，但她心思其实不太在话本子上。

她不太喜欢权空，她嫌这人太烦，但她又素来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，权空对她有救命之恩，当时那个场景，她知道的，权空若是不救她，她就完了，救命恩人再怎么烦人，也得忍着不是？

所以齐越到底什么时候能过来找她汇报汇报，到底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对她下手？活剐三千刀，都该算她阴姒仁慈。

阴姒这么想着，就宣人去问问齐越情况，这一去却哪晓得齐越竟然叫她移步上书房。真有他的，恃宠而骄！

但是阴姒还是去了，她慢悠悠地走过去，打算不轻不重地跟齐越问罪，说他以下犯上的时候，齐越倒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她什么叫以下犯上。

阴姒刚推门进去，还没高声质问，就被齐越压在门上吻，吻得又凶又狠，又有些勾人，把阴姒满肚子火都吻成了情欲。等齐越放开她时，她身子都有些软，还好这人掐着她的腰将她扣在怀中才没滑了去。

抬头看他，却瞧见这人素来清冷的脸上出现了三分动情，眼尾微红，眸色漆黑，那里头除了情动，又写了一些说不出的暗沉，引得阴姒皱眉询问，「你怎么了？」

齐越将下巴搁在她颈间，声音哑哑的，很好听，「殿下说臣怎么了？今日权小将军英雄救美，殿下守了整整一日，殿下觉得，臣怎么了？」

阴姒第一次听到齐越说这么多话，还是带有情绪的那种，很新鲜，但脑子转了转，突然领悟过来，这就是吃醋吗？和那位说书先生说的很像，「你吃醋了？」

嗯。

齐越没动，轻轻地嗯了一声，热气铺洒过来，搞得阴姒有些痒，甚至心间都有些痒，忍不住笑着抚了抚他精瘦而有力的脊背，「这有什么好醋的，他救了本宫，本宫看着点还是应该的。你与其吃醋，不如查查是谁胆子这么大，连脑袋都不想要。」

齐越将人放开，低头睨了她一眼，唇角带着些意味不明的笑，「自然。」说着牵着阴姒的手，将人带到案前，将折子递给她，阴姒接过就翻开，这一看，忍不住冷笑出声。

「皇叔都去封地这么多年了，还贼心不死呢？他是把本宫当成父皇一般仁慈了吗？竟然跳到本宫脸上来！」阴姒说着忍不住扔了折子。

齐越素来知道阴姒脾气差，忍不住笑了笑，将人放开，走过去捡起折子掸了掸灰又放好，头也没抬，像在聊天气怎么样，「臣也以为肃王好日子过腻了，已经着手安排了。」

阴姒听了满意地笑了笑，她晓得齐越手段高明，她的好皇叔总得是焦头烂额一阵子，然后就该去死了。

是以阴姒满意地拍了拍齐越修长如玉的手，还没夸上两句，就有宫侍推门通传，「殿下，权小将军醒了。」

阴姒挑了挑眉，收回手站直身子，「嗯，本宫去看看。」

宫侍退下后，阴姒偏着头半笑着让齐越留在书房处理政务，自己去去就回，便也离开，留齐越一人，半敛着眼皮子看那人无

情的背影，突然明白一件事，骗来的小姑娘，是不懂你的心思，也不知道怎么喜欢你的。

阴姁去了和昭殿，在一片簇拥中站在权空面前，抬了抬芊芊玉手，将宫人全部差下去，静静地低视权空，「今日多谢权小将军相救，本宫感激不尽，不知小将军可有什么想要的？」阴姁当作没看见权空那句没出声的话，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

权空脸色还很白，微微笑了笑，「臣若是要殿下呢？」

阴姁蹙眉，还没说话，但满脸都是，你配吗？惹得权空笑出了声，笑得咳嗽起来，「殿下金枝玉叶，该不是臣要殿下，是求殿下让臣做裙下之臣才是。」

阴姁挑了挑眉，拿过一旁的药递给他，「本宫与太傅大人两情相悦。」

权空接药的手一顿，脸色更白了些，「殿下喜欢太傅？」

阴姁秀气的眉头一皱，「什么叫喜欢？」

权空凝着阴姁，就知道，面前这位金枝玉叶的美人，窍开得不是很成功，还被齐越那厮骗了去，「殿下与太傅大人互不喜欢，怎会是两情相悦呢？」

阴姁与齐越之间的暧昧，权空不是不知道，但是人嘛，总是要争取争取的，不是吗？

阴姁不太高兴地敲了敲床柱，「那你说怎么办？」

权空桃花眼微微一挑，「殿下给臣一个机会，让臣来教你。」

阴姁就这么睨着他，未曾说话。

08.

皇宫里的消息流传得这样快，明明什么也没发生，四处却都说  
着殿下与权小将军的故事。甚至有谣言说，权小将军求的恩  
典，便是公主殿下呀！

阴姁去早朝，自然给了齐越一个眼神，让他开始着手处理肃  
王，齐越没有给她什么大的反应，但却的确开始着手拔出肃王  
的势力。

阴姁在上头看着齐越冷冰冰的脸，有些不爽，然后那份不爽在  
心里蔓延开，酸酸的，他竟然不理她？！

下了朝刚进上书房，阴姁就将奏折砸在齐越身上，「你为什么  
不理本宫？」

齐越捡起奏折，似乎又变成了曾经那副冷淡矜贵的模样，没有  
给她一个眼色，很平静地问她，「殿下喜欢臣吗？」但阴姁没  
看见，齐越修长的手死死捏住奏折，骨节泛白。

如果喜欢，怎么会随便赐给和昭殿那个人恩典？如果喜欢，又  
怎么会任由后宫流言四起？

分明是那人提了，她在考虑。

阴姒一愣，气焰顿时下去，「什么是喜欢？」权空还没跟她说出个所以然来，要是齐越能给她解惑，似乎更好。

齐越明明知道阴姒不懂，可听她这么说，心里难免还是刺得很，「殿下连喜欢都不知道，怎么能跟臣两情相悦呢？」

阴姒听明白了，他不想再顺着自己了，一时间说不清是气还是什么，总之心里头十分不痛快，「随便你！那你好好跟本宫守好君臣之礼！」

齐越看她气得眼睛都有些红了，微微勾了勾唇角，弯身施礼，「微臣，遵旨。」说罢便坐在一旁开始批奏折。

或许，还有希望呢。

阴姒眯着眼看他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心里却恨不得把他撕了，倚在软榻内，翻来覆去，就是静不下心。

谁晓得齐越已经站起来准备走，阴姒自然支起身子看他，「你去哪儿？」

齐越偏头，「臣的奏折已经批完了，自然是回去休息。」

阴姒看了一眼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，微微张口，「还有那么多呢？」

齐越笑了笑，「那是殿下该看的。」

「你从前都帮本宫看的！」



「那是从前，这不是臣份内之事。」说罢齐越就要离开。

阴姁终于忍不住了，「你不喜欢本宫了？」她不知道什么叫喜欢，但看今日齐越的做法，再想起他刚进来时与她说的话，她自然能联想到。

「嗯。」

阴姁看着被齐越关起的门，不知怎么，气得挥倒了桌上的花瓶瓷器，赤着脚走去桌前开始批奏折，明明都是很简单的小事，不知怎么她却越看越委屈，眼泪就这么啪嗒啪嗒地掉着。

不喜欢便不喜欢，谁稀罕。

09.

阴姁虽不怎么批折子，但并不慢，昨日却到很晚，眼底一片青黑去上朝，见齐越站在下首，面白如玉，气质清冷，看起来休息得极好，心里更加不爽。

散了朝，阴姁也不想见他，转了个头打算去瞧瞧权空，谁晓得齐越竟然开口了，阴姁的心莫名地提到了嗓子眼，「殿下不去处理政务是要去何处？」

阴姁听他一股子公事公办的口吻，忍不住重拾起从前那份阴阳怪气，「太傅未免管得太多。该本宫处理的事，本宫自会处理，不劳烦太傅操心。」说罢就甩袖离去，走得有些急。

齐越被她刺得面色冷了些，而看她去的是权空养伤的和昭殿方向，面色终是完全沉了下来，不发一语，去了上书房。

阴姒推门而入就见权空没什么正形地躺在榻上懒洋洋地吃点心。

权空瞧见阴姒来了，自然是一口将点心塞进嘴里，笑着支起身子，因着嘴里有东西，说话的声有些含糊，「殿下怎么来了？」

阴姒坐在他旁边，瞧见这放了一盘子荔枝，就慢条斯理地剥了起来，给他放在玉碗里，「来看看你伤养的怎么样了，还有你之前说要教本宫的。」

权空看见阴姒将玉碗朝他面前推了推，颇有些惊讶地道谢，「多谢殿下。」

听见后半句，又悠悠靠近她的红唇想要吻，阴姒一把偏开脸，「你干什么！」皱着眉很是不高兴。

「教殿下呀。」

「这就算喜欢？」

权空原想说要是心动的话就算喜欢，但想着阴姒都避开他了，自然换了各说法，「多试试，时间长了，觉得不错，就是。」

阴姒眼皮子都没抬，心里却有些懵，不用试，她和齐越第一次就很喜欢。

所以她喜欢齐越？不可能！

权空看阴姁一脸沉思还不太高兴的样子，笑着关心她，「殿下不开心？」

阴姁抬头瞥了他一眼，继续剥荔枝，「很明显？」

权空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，阴姁嗤笑一声，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和太傅大人闹翻了罢了。」

权空素来是此间老手，怎么会看不出阴姁和齐越的状况，其实他当真对这位公主存了好些心思，「那便翻了，君臣有别，殿下无需在意。」

阴姁的手顿住，抬头看他，眸色有些澄澈和呆愣，似乎要得到一个肯定，「是吗？」

权空被她看得，不知怎么，那个「是」字压在喉间怎么也说不出来，良久别开眼睛，自嘲一笑，「殿下只需顺从本心便好。」

本心？

阴姁就是不想齐越这么对她，她想要齐越像以前一样，讨她开心，对她好，顺她心意，不准让她生气，阴姁擦了擦手，站起身子，留给权空一道纤细的背影，「本宫晓得。」

阴姁进来就见齐越在批折子，那边放着批完的折子分明只有两本，不由皱眉，「太傅今日在磨蹭什么？昨日不是走得那般早？」阴姁说完又后悔了，她并不想刺他。

齐越早就知道她进来，总是在忍着，听她这样说，心好似被钝刀子磨，又酸又疼，捏着朱笔的手渐渐泛白，不知说些什么，索性不睬她，但总归她从权空处回来，他也算是静下心来，折子里的东西也是看进去了。

阴姁看他头也不抬，怒上心头，上前抽走他手中的朱笔，也不知是不是气得红了眼，「齐越你到底什么意思，你敢这样对我？」

刁蛮。

但不知怎么，她这个反应却让齐越隐隐觉得，或许阴姁心中有他，心情不由得好了起来。

还没等齐越回话，阴姁却扔了朱笔，红色的墨汁在玉石地面划出一道痕迹，冷着脸看他，「你以为本宫稀罕你不成？听话的、懂事的、漂亮的、温顺的多了去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胆敢给本宫甩脸子？」

齐越静静抬头看她，面无表情，目光又冷又沉，他素来知道阴姁说话难听，只是今日才晓得，她还心狠，也够无情，「殿下开心就好。」

齐越放下奏折，走了出去，踩断地上那支朱笔，静静关上了门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阴姁站在原地，一动也没动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滴在地面上。阴姁不晓得自己原来这般爱哭，从前那么些年，除了父皇母后相

继离开，即便承担了一切，她也未曾哭过一次，齐越怎么可以这样对她。

齐越没怎么批折子，阴姁却不能留着这些不看。只能坐下一本一本地翻，但是心中太乱，正好看到天明，才堪堪看完。

10.

齐越自从那日离开，就不再见阴姁，该他份的折子，都差人领回自己的宫殿批，二人除了每日早朝，竟再也不曾有所联系。

阴姁心里莫名地开始恐慌，却又不晓得如何是好，直至今日齐府来人喊齐越回去。

齐越到了议亲的年纪，向宫中送女子画像给齐越终归不妥，是以把人喊回去相看。

阴姁手中的茶盏打翻在地，一股子热茶溅出，碎裂声也应声响起。

齐越要娶妻了？齐越往后要为别的女人穿鞋？要对着别的女人笑？那漂亮的薄唇要去吻别的女人？怎么可以，他怎么敢？

阴姁叫了长公主仪仗就往齐府去，却在到齐府那条街时掀开帘子，「回宫。」

内侍有些困惑地喊了一句，「公主？」

阴姁脸色极白，声音也很轻，「别让本宫说第二遍。」

马车转头往皇宫驶去。

她明白什么叫喜欢了，她现在这样就叫喜欢。但是她也想起来，齐越不喜欢她了。

她也说过她不稀罕的。

她稀罕死了，但是她不能稀罕。

她是晋朝唯一的公主，垂帘听政的摄政长公主。

她现在去，带着这么大阵仗，到底是想丢了皇家脸面，还是想逼着齐越就范呢？无论是哪一种，都可悲，她阴姁不能。

阴姁回了宫就去了和昭殿。好些日子没见，权空脸色已经好了很多，阴姁坐在他榻前，继续给他剥着他榻旁放的荔枝，这人怎么这么爱吃荔枝？

「本宫心仪太傅。」

权空的笑意淡了些，心里有些刺刺的，哪怕他早就已经看出来了，「殿下有什么需要臣帮忙的吗？」

阴姁摇了摇头，笑了笑，「本宫第一次喜欢一个人，若是就这么无人知晓未免可惜，只是想找人说上一说。」

权空从没有看过阴姁这样温柔的神色，微微一怔，「殿下与太傅？」

阴姁没说话，只是将剥好的荔枝推到了权空面前，就准备离开，权空却开口拦住她，「臣或许能帮殿下。」

阴姁闻言步子顿住，转身盯住他，「怎么帮？」

阴姁还没照着权空说的将齐越宣进宫，就听到齐越选了李家二小姐李天若画像的事，是以便歇了心思。

罢了，迟了。

可明明是他先招惹她的，又去喜欢别人，凭什么这么对她！

权空自然也是知道了齐越选了画像的事，更明白以阴姁的骄傲，她与齐越几乎就要形同陌路了，只要此刻他安安静静不作妖，上位一事，近在眼前。

可偏偏阴姁日日来他殿中，日日在他这儿批折子，给他剥荔枝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似乎不想一个人待着。

「殿下总不能这样日日没名没分地让臣陪着吧，况且殿下还欠着臣一个赏赐呢。」权空调笑着看向阴姁，再次提起恩典。

阴姁没什么情绪地批着折子，「你想要什么名分？」

「殿下的驸马名分，可以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权空知道，他这样做，只要齐越心中还有阴姁，一定会急。如果齐越不急，那也就正好便宜他了吧。

但是徐徐图之不好吗？

好啊，可是殿下会不开心。

11.

阴姒懿旨还没下，权空要当驸马的消息就莫名其妙地这么不胫而走了。

这次是真的，不是谣言。

这日下了早朝，阴姒又如往常一般朝和昭殿去，在转角处被一只大手拉到树后，阴姒正要叫，就被人捂着唇压在树上，定睛一看是齐越。

齐越见阴姒没了反应，缓缓松开手。

阴姒没什么情绪地看着他，「太傅这般作甚？」

齐越看着面前这张艳丽至极又冷漠至极的脸，自嘲不已地笑了起来，掐着她的下巴就狠狠地吻了起来，攻池掠地，野蛮凶狠。

她不是不懂，不是没有心，只是他喜欢的人不是自己。

他再怎么跳，再怎么作，她也不为所动。

他故意放出风声，说选了李家小姐的画像，她也没有任何反应，她只会一日一日地去那个人殿中，从早到晚，为那人剥荔枝，对那人温柔不已。



到底要他怎么做呢？他都快疯了。

她还要嫁给那人，那他怎么办？去死吗？还是生不如死地看着她与那人缠绵悱恻，恩爱白头？

齐越吻得太狠了，吻得二人唇齿之间都是血腥味。他微微喘着气放开阴姝，却还是唇贴着唇，额抵着额。

「太傅这是什么意思？」阴姝还是没有一丝表情，但她的心是抖的。

「求殿下垂怜。求殿下让臣陪着，便是不喜欢臣也好。好不好，姐姐？」齐越的声音有些哑，又有些颤，那漂亮极了的眼睛通红的，溢满哀求。

他最后叫姐姐的时候尾音勾了勾，分外可怜，又分外动人。

他知道阴姝喜欢听。

阴姝的心飞出了嗓子眼，却还是憋着问清楚，「李家小姐呢？」

「没有李家小姐，是臣贪心，奢求殿下心中有臣，还望殿下恕罪。」齐越的声音很轻。

阴姝咬了一口他因着染了血而显得艳丽的薄唇，「太傅不贪心，本宫本就爱慕太傅。」

齐越整个人僵住，将她拉开，紧紧盯着她的眼睛，有些颤抖，有些不敢相信，「殿下说什么？」

「我喜欢你，在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，只喜欢你。」阴姒娇娇地笑。

齐越看着面前的美人，漆黑的眸子里满是看不清的深色，看了半晌，终于俯身吻住美人，比之前，温柔不已。

12.

最近宫里都在传，公主是真喜欢太傅大人，连本来要选权小将军做驸马也没了声音，日日与太傅待在上书房中。

权小将军实在是惨，伤都不养了，直接愤然离宫。

齐越握住阴姒作乱的小脚，认真地批奏折，阴姒又开始阴阳怪气，「太傅大人真是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的负心郎。」

齐越手上动作一顿，微微偏头瞥了她一眼，「不敢，臣还未曾上位呢，满城都传殿下心属权小将军，在臣这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。」他说到鬼迷心窍的时候，声音有些咬牙切齿的意思。

阴姒听了咯咯地笑，就着齐越扣住她脚踝的力道爬到他身上去，拿起一旁的笔就拟旨，「太傅大人贤德淑良，貌美温柔，本宫即刻下旨要钦天监择一良辰吉日为你我二人举行婚礼。」

齐越透过身上美人的颈窝，看到了那张懿旨，终于忍不住，掐着她的脸扳过来便吻，阴姒只是攀着他的脖子回应着，迎合着。

好在，他那日终归没忍住拦住她去和昭殿，否则可是要生生错过呢。

殿下就是殿下，心狠得要命。

他却偏偏恋得不行。

- 完 -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